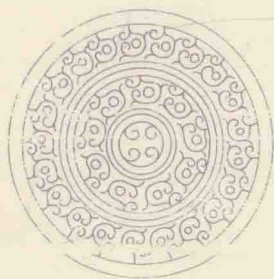


· 核心词研究丛书 ·

比较词义再探

黄树先 著



巴蜀书社

比较词义再探

· 黄树先 著 ·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词义再探/黄树先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5. 10

ISBN 978-7-5531-0557-4

I. ①比… II. ①黄… III. ①汉语—词义—对比研究—文集 IV. ①H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3611 号

比较词义再探

黄树先 著

-
- | | |
|------|--------------------------------|
| 责任编辑 | 黄云生 |
| 出 版 | 巴蜀书社 |
| |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
| |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
| 网 址 | www.bsbook.com |
| 发 行 | 巴蜀书社 |
| |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
| | 电话: 87480970 |
|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10mm×148mm |
| 印 张 | 8.75 |
| 字 数 | 250 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531-0557-4 |
| 定 价 | 25.00 元 |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核心词研究丛书》序

黄树先

词义是语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词义的研究在语言学中是最薄弱的。

每一个语言，词汇的数量都是庞大的。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每个语言的核心词，总是有限的。斯瓦迪士的百词表，几乎涵盖了语言中最基本的词语，他的二百词表，其中就有不少比较后起的、文化类的词语。

核心词尽管数量少，但其生命力十分旺盛，语言里众多的词语都是由这些核心词派生出来的。语言里的词语，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叫派出词，跟派出词对立的可以叫派进词。所谓派出词，是指一个词，除了表示它原先的意思外，还派生出别的意思。比如“鼻”，从甲骨文的“自”字开始，一直当鼻子讲。除此之外，“自”“鼻”还派生出诸如鼻涕、擤鼻涕、打鼾、嗅等多个意思。“鼻”这类词，我们称之为派出词，派生出来的这些意思，我们称之为派出义。

跟派出相对的是派进，派进是指从别的词派生进来的词语。比

如服饰类词语，不少都是从身体部位词派生进来的：袖子从手、胳膊派生而来，为了区别，把字写作“袼”；裤腰从腰派生出来，字或作“褰”。“袼”“褰”就是派进词，这些意思就是派进义。

派出词只占词汇很少一部分，但其意义重大。语言中大量的词都是派进词。不管多么冷僻的字词，原则上都是从派生词派生出来的。我们不赞成把核心词的研究跟训诂研究对立起来。文献的解读，也应该以核心词为基础，文献的语言问题，说到底，其实主要还是基本词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核心词义研究的重要性。

核心词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成果仍不少。多年来，我们一直重视核心词的研究，收入《核心词研究丛书》的是我们的部分研究成果。我们对核心词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汉语核心词研究。汉语词义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也丰硕。用现代语言学理念来探讨汉语核心词，仍有比较大的空间。

汉语断代核心词研究。汉语历史长，不同时代，核心词的构成、用法是不一样的。就不同时代的核心词进行全面研究，对我们弄清楚汉语词汇有积极意义。

汉语专书核心词研究。多年来，学者一直倡导专书词汇研究。就一本文献的核心词进行专题研究，这个细致入微的工作，对我们理清一个时代的词汇是有帮助的。

汉语核心词专题研究。按照语义，把汉语核心词分成若干不同的专题，如身体词、服饰词。可以对这些专题进行专项研究。

除了传世文献核心词研究外，还可以对出土文献进行研究，比如甲骨金文、简牍帛书，都是有非常有价值的语言材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汉语核心词的研究，还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核心词是语言中最重要的词语，把这部分词研究透彻了，对于古籍整理、字词典的编

纂、词汇教学都有帮助。

2. 亲属语言核心词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研究展开了多年，但这个语系仍然只是个假说。研究汉藏语系诸语言核心词，对我们深入认识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展开历史比较，都是有意义的。

亲属语言核心词的研究，可以就某个具体语言的核心词进行研究；也可以研究某个语族、语支的核心词；更重要的是对这些语言核心词进行历史的比较。

拿汉语跟亲属语言进行比较，学术界相关的成果比较多。进行比较，当然也是从核心词入手。拿什么样的词进行比较，语义如何把握，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3. 其他自然语言核心词研究。人类自然语言核心语义，发展、变化模式是非常相似的。对各个具体核心词进行探讨，比如英语、俄语，每一个自然语言的核心词都应该深入研究。

对重要语言的核心词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跨语言语义比较。所谓跨语言词义比较，就是看某一个概念的词语，在各个语言里，有哪些基本一致的演变模式。当然，也可以比较，同一类的词，有哪些差异。这种词义的比较，就是类型学视野下的语义研究，对我们认识语义演变模式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工作目前开展得还很不够。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观察核心词。我们希望《核心词研究丛书》能为核心词研究积累一些资料，提供一点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为核心词的研究作出一些贡献。

序 一

李 崇 兴

树先教授多年从事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从词汇入手，证明汉藏语系的发生学关系，研究语言的早期面貌。2000年1月7日，著名汉藏系语言学专家戴庆厦先生应邀来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作学术演讲。我当天的日记记了演讲要点，摘录两条在下面：

(1) 汉藏系包括一语（汉语）三族（藏缅、壮侗、苗瑶），但是否真正成立为一个语系，尚需科学论证。

(2) 汉藏系语言分化大约在8000年以前，用历史比较法无法建立语族、语言之间的联系，得想其他办法。

如戴先生所言，西方学者对付印欧语系的那一套办法不适合汉藏语系，因而求证汉藏语系成立的道路格外艰难曲折。

树先教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来的。他的工作路数大致是这样：以斯瓦迪士的《百词表》为依据，把百词表所列词目作为一个概念，以这个概念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语义场，全面搜集汉语文献中的材料，系联词族，然后对词族里面的单个字词进行研究，落脚到与亲属语言的相关词进行比对，求出它们之间的

同源关系。这就是他在《汉语核心词探索·后记》中总结出来的“语义场—词族—词”三级比较法。

近年来，树先教授又开始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做“比较词义”的研究。他的《比较词义探索》以及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比较词义再探》就是这项研究的实绩。与《比较词义探索》有所不同，《比较词义再探》主要是一个类别一个类别的专题研究，例如服饰名研究，饮食名研究，居住名研究等等。这些文章都写得引人入胜，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读树先教授的文章，我常常感受到他那善于会通、善于发现的学术风格。

“比较词义是跨语言词义比较”，“比较词义所发现的语义演变模式，使比较语言在择词上有足够的语言学的证据”。（本书作者后记）这是树先教授做“比较词义”研究的目的。其实，树先教授从事的这项工作价值是多方面的。跨语言词义比较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的语义演变模式，可是也会发现许多非共同的语义演变模式。比如说汉语的中国人认为下面的说法是天经地义的：

爱/喜欢下棋

爱/喜欢吃酸的

爱/喜欢哭

爱/喜欢尿床

爱/喜欢生锈

可是说别的语言的外国人却未必然。四十多年前，我教越南留学生学汉语，他们听到“爱/喜欢哭”、“爱/喜欢尿床”这样的说法连连摇头，觉得很不好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意义在不同语言里的演变有同有不同？制约词义演变的因素有哪些？这些深层次的语言学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

树先教授的负担很重，有多门课程等着他讲授，有成群结队的研究生等着他指导，他还是《语言研究》的主编。可是这几年，我们却看到他的学术专著一本接一本地出版：

《汉缅语比较研究》（2003 年）

《汉藏语论集》（2007 年）

《汉语核心词探索》（2010 年）

《比较词义探索》（2012 年）

如果我的统计没有遗漏，这本《比较词义再探》应该就是他的第五本专著。树先教授说他是“用我的身体在写作”，他的生命在为学术燃烧。对于这样一位鞠躬尽瘁于学术事业的学者，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他表示尊敬。

2012 年 7 月 10 日于华中科技大学

序二

汪维辉

我与树先兄同窗三年（1983 - 1986），我睡上铺，他睡下铺，他说我“压迫”了他三年。但是树先是压迫不住的，他已然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了。

树先兄的勤奋和博学，我自愧弗如。这部《比较词义再探》是他的第五部著作。树先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中午从来不午休，整个白天，除了吃饭、上课和处理必要的事务外，他都在看书、做笔记和写作。我觉得他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他把做学问真正当作一件乐事。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沉浸在自己的学问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跟我谈起学问来，真叫做眉飞色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他几乎什么书都看，记性又好，堪比“杜武库”，所以跟他聊天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永远不会感到疲倦。树先是把看书做学问视为生命一部分的真学者。

我们师兄弟三人（另一位是河南大学的张生汉教授）当年在华中师大跟着杨潜斋先生学的是训诂学。树先兄的训诂研究，继承

乾嘉学派的朴学精神，重实证而不尚空谈，但取材不限于汉语，我称之为“新乾嘉学派”，树先颇表赞同。由于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证实，词语的释义就更为可信。本书论及的“不”、“足”等都是佳例。

树先的治学门径后来越来越广，由训诂出发，先是引用亲属语言的材料来证明古书中的词义，继而用核心词来进行汉藏语比较，再扩展到非亲属语言间的词义比较。通过多年的摸索，他总结出“比较词义”的理论，这是一种类型学视野下的词义研究，着重探索各种语言的核心词有哪些共同的词义演变模式，试图借此揭开人类语言词义演变的奥秘。这当然是很有意义但难度也很大的课题，树先是这一领域的开路者。在本书及以前的几本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说法，比如“语义场－词族－词”三级比较法，“派出”和“派进”，等等，更是列举了许许多多有意思的实例，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核心词的词义引申，各种语言之间确实存在某些共同之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异。同的原因，树先认为是人类有共同的认知心理，那么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同是一种可能性，还是具有必然性？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究。

这些年来我们都对斯瓦迪士的 100 核心词感兴趣，但是取径不同，我戏称他主要在外围作战——以汉藏语比较为中心，穷尽性地搜罗、爬梳跟每个核心词有关材料，而我则只在内部作战——着重研究核心词在汉语内部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我们都写过《说“鸟”》，但是内容几乎没有重复。说我们的研究可以互补当不为过。

本书的内容丰富多彩，读起来也饶有兴味，读者自可领略，用不着我多说。

树先的文章，征引浩博而论说简略，颇合本师潜斋先生的

“经济”原则。《易·系辞下》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树先是位“吉人”。但我读他的文章每每有意犹未尽之憾，读者可能也会有将信将疑之惑，特别是关于词的得义之由的许多假说。如果多一些论证，效果可能会更好。

2014 年对树先兄来说是重要的年份，他这个土生土长的“湖北佬”，进京去当新“北漂”了。树先小我三岁，也早已过了知命之年，这把年纪举家北迁，置身犖犖，实属不易。我衷心祝愿老同学在新环境里活得一如既往的潇洒自如，学问更加精进。

2014 年 12 月 14 日

目 录

《核心词研究丛书》序·····	黄树先(1)
序一·····	李崇兴(1)
序二·····	汪维辉(1)
比较词义:找寻词义演变的奥秘·····	(1)
比较词义与历史比较·····	(16)
比较词义与文献解读·····	(27)
服饰名与身体部位名·····	(37)
疾病名与身体部位名·····	(69)
食物名探源·····	(89)
说“享福”·····	(119)
住所名探源·····	(133)
“言”语义来源探索·····	(168)
比较词义札记·····	(197)
后 记·····	(260)

比较词义：找寻词义演变的奥秘

洪波教授：好，今天晚上的学术讲座现在开始。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地请到华中科技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语言研究》主编黄树先先生来给我们做学术讲座。讲座的题目是“比较词义：找寻词义演变的奥秘”。黄树先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汉语核心词、汉语比较词义方面的研究，从事汉藏语的比较研究，特别是汉语和缅语的比较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国内都鲜有其品，是汉语史研究和汉藏语研究的一名专家。下面我们就有请黄教授来为我们大家做学术演讲，大家欢迎！

尊敬的洪波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同各位在这里见面，把我最近几年所做的一些工作跟各位汇报一下。今天我要给各位汇报的题目是“比较词义：找寻词义演变的奥秘”。

各位都知道，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或者我们把它叫做语文学，是从训诂开始的。自从有了训诂学，也就标志着中国传统的语文学诞生了。在中国传统语言学里，词义的研究不仅最早，研究得也是比较好的。我们翻开整个语言史，可以看到，从《毛传》开始到现

在两千多年了。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非常多的学者致力于训诂和词义的研究，应该说成果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训诂和词义的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和不足。那么它的不足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以前所做的这种研究，词义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找本义，确定一个词的本义——学语言的同学都知道——然后看它的引申义怎么发展。还有我们传统的语源，一个事物，我们是怎么来给它命名的。所有的这些都关乎词义的演变，都和词义有关系。但是中国以前这些研究，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他们所使用的材料几乎都是汉语的材料，很少看到有学者在研究词义的时候用一个语言跟另外一个语言进行比较。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古代并没有这么一个便利的条件，他所知道的语言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叫他来研究这个汉语词义的演变和发展，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视野不是很开阔。同样一个词义的研究，同样一个词义的发展，张三跟李四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评判张三和李四，谁说的更有道理。

我们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比较词义的探索。什么叫比较词义呢？简单地来说，就是跨语言的词义比较。就是我们看汉语词义的发展和演变，我们不仅要看汉语是怎么发展的，怎么演变的，我们还要看看其他的语言有没有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语义的发展和演变，拿一个语言跟另外一些语言进行比较。以前我们有一个误会或者说一个不太全面的认识，就是认为我们这个词义的发展，词义的演变，很多都是受民族文化的制约。不同地方的人，他的文化不同，对词义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说词义的发展和演变，一般地认为要受到文化的制约。但是我们现在看，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说这个词义容易发展，容易变化，或者说词义的变化受民族文化的制约是表层的东西，文化词是这个样子。但语言里最基本的词，我们称之为核心

词的这些词，它的这个语义的发展和演变有非常惊人的一致性。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这么分析它，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但还必须再加一条，语言不仅是我們进行交际的工具，语言还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一个工具。我们借助语言来认知世界，我们把认知的过程和结果统统地保留在语言里，都保存在语义里。

各位都知道，人，这种高级动物，他的思维模式和心理是一致的。那么这样就决定了他们用语言来认知这个世界的路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发现，通过比较核心词（或者说基本词）以后，可以发现基本词、核心词的演变是非常一致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拿一个语言跟另外一个语言进行比较，这也是我们比较词义得以成立的最主要原因。语言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工具，不同地方的人，他的心智是一样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认知的方式是一样的，这就决定了语义的演变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我们提出比较词义这样一个研究汉语词义的模式，用汉语跟其他语言进行比较，看汉语里词义的发展和语义的演变跟其他语言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各位都知道，研究语法、语音可以借助类型学。实际上我们提出的这个比较词义就是类型语义学，或者是语义类型学。各位如果关注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就会发现，最近几年，在欧洲兴起了一种语义图，也有人翻译为语义地图，它就是一种跨语言的比较。比西方人更早，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教授提出的比较词源学，也是一种跨语言的比较。那么我们提出来的比较词义，实际上与语义图或者叫做语义地图的研究模式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不同。

好了，那么我们的比较词义可以干什么？我想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研究语义的训诂学，研究语义的演变，我刚才已经说了，基本上只利用汉语内部的材料。同样的一个词，同样的一个意思，说了以后到底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段注，

《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段玉裁说这个“主”，各位知道这是个象形字，表示灯的柱子上加个火。那么这个“主”为什么能分化出“主人”这一类的意思？段玉裁有个解释，他说这个主啊，上面是个火，一家人围着这个火，可能引申出家的意思。确实在很多语言里，炉火这个词都有家的意思。然后家是给人住的，家就引申出人，主人的意思。这一条从认知角度讲也能讲得通，再从比较词义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成立，但只是一种可能，我们不能说完全就是这样。段玉裁又说人的这个“足”，为什么会有“足够”的意思。段解释说，作为身体部件，人只有有了足，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足”又引申出“足够”的意思。那么我们来推一推，这个“足”跟“足够”，语义上非常牵强。另外，我努力地试图去找其他语言，没有发现有一个语言说这个脚可以发展出足够一类的意思。那也就是说段玉裁关于“足”有“足够”义的这个解释是要打个问号的。这就是比较词义用来研究汉语的意义。

比较词义有三个目的：一个是为一个语言内部词义的发展提供语言学的证据。这个接着刚才的话来说，以前研究训诂，研究语义，基本上没有别的语言支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不仅汉语是这样发展的，还要看其他语言的发展情况，为汉语内部语义的发展提供语言学的证据。

第二个目的，或者说是第二个功能：解决历史比较中的择词问题。我们要研究历史，就是梅耶所说的一种语言如果没有亲属关系，不能进行比较的话，它就没有历史可言。比如我们写汉语史，首先要知道汉语是怎么来的，要跟亲属语言进行比较。而比较的基础要落实到同源词。同源词的比较除了进行语音对应研究，找寻语音对应规律外，语义上也有要求。我们以前强调语义一定要是完全对等的，但实际也不完全这样。语言内部其语义也在不断发展。大